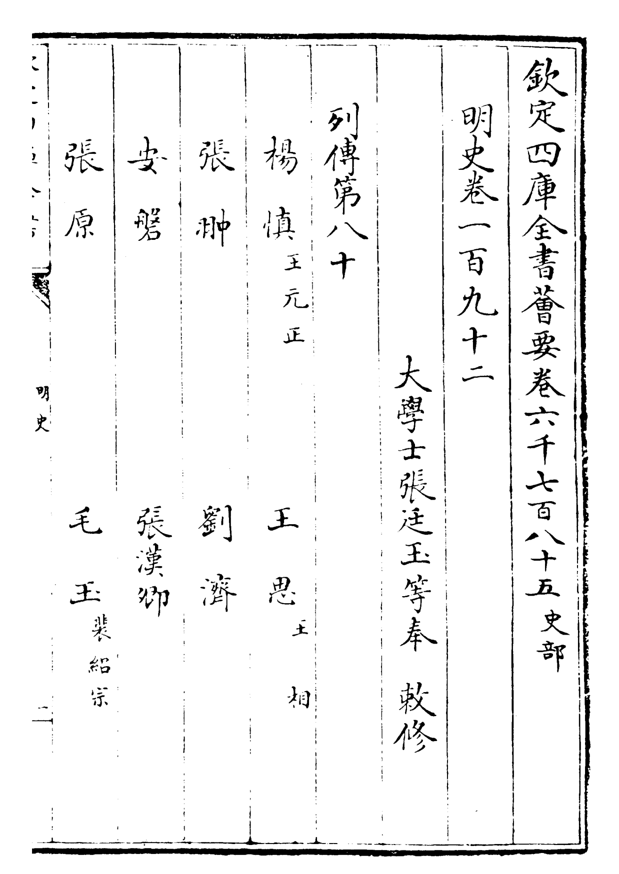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八十五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八十

楊慎　王元正　　王思　王相

張翀　　劉濟

安磐　　張漢卿

張原　　毛玉　裴紹宗

王時柯　余翺　鄭本公

張曰韜　胡瓊　楊淮

張潔　仵瑜　臧應奎　胡璉　余禎

李可登　安璽　殷承叙

郭楠　俞敬　李繼先

王懋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

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為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為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䟽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

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衆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並謫戍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衞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餘憊甚抵戍所幾不起五年聞廷和疾馳至家廷和喜疾愈還永昌聞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

亂率僮僕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與守臣擊敗賊八年聞廷和訃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巡撫遣四指揮逮之還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黄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授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

也歴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録事必直書

總裁蔣冕費宏盡付稾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

一清閲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慎驚異益肆力

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

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

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

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

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隆

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啓中追謚文憲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與慎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武宗幸宣大元正述五子之歌以諷竟以爭大禮謫戍茂州卒隆慶初贈修撰

王思字宜學太保直曾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

今者内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内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

凡遇宴閒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傷閱月不視朝思復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

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凛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為甚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宮日湎於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即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鋭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斂為質訥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齟巨石上緣石

坐浩歌家人復至聞歌聲乃檥舟以濟王守仁講學贛州思從之遊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奏章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蠱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尋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與同官屢爭大禮不報時張璁桂萼方獻夫為學士思羞與同列疏乞罷歸不許

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杖三十踰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溱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贈官有差思贈右諭德思志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陵呂柟亟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别號也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

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豪邁尚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仕僅四年而卒

張𤙴守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引疾歸起户科世宗即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内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不許𤙴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極顧守前詔無墮奸謀不聽寧夏歲貢紅花大為軍民害

內外鎮守官並任宰貢馬謝恩𦍒皆請罷之帝雖是其言不能從尋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遭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歳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反助為逆內臣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後張孚敬為相竟罷諸鎮守其論實自𦍒發之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紫禁之內禱祠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

儀賞賚踰涯寵幸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嘗試計陛下爲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正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闈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

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四月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宫壼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閹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敎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

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縻財十百死亡枕籍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壼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先女寵於冊后莊奉肅奉之名聯珠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鵰鎧密行請托而逋三載之誅鉞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闕節通而于喜竟漏於禁網

是芭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諛佞之謀重臣扯答之體貌之宜而入羣小慕間之論或譖發於内陰肆毒螫或讒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汩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命中官督蘇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翀復偕同官張原等力爭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内閣羣小雖已用事正論猶

伸翀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聞不罪也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銳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翀復偕同官力諫帝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命奪俸既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爭內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柟鄒守益下獄翀等抗疏救及張璁桂萼召至翀與給事三十餘人上章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憸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望亟出之爲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納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爲伯考翀等憂

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振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翀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乃即撲殺之璁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翀等陷義罔忠而進璁萼學士廷臣相顧駭嘆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七月戊寅諸臣相率伏左順門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為首者

八人於詔獄栅與馬哥杖於廷謫戍瞿塘衛而璁萼罷

益盛栅居戍所十餘年以東宮冊立恩放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

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達

吏部請黜之帝不許濟疏爭不省帝幸宣府榆林濟皆

疏請回鑾詔封許泰江彬伯爵又與諸給事中力爭皆

不報世宗即位出核甘肅邊餉奏革凉州分守中官及

永昌新添遊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嘉靖改元進刑科

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濟疏救不許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夤縁中人冀脫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旰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决欽後以中旨免死濟力争不聽故事廠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戶白壽賫帖至濟索原奏壽不與濟亦

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黜濟議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愬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隆嗾亂軍殺巡撫許銘逮入都營兗赴鞫濟皆力陳不可帝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定國公徐光祚規占民田嗾濼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皋太監芮景賢主之緹騎逮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賢復劾其違禁與御

史黄國用皆逮下詔獄成最而謫國用法司爭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之門鍛練於詔獄之手肯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為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后父陳

萬言奴何璽毆人死帝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爲幸乃并釋璽等是法不行於戚畹奴也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與權倖相枝柱直聲甚震帝滋不能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疏救修撰吕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淛陳逅季本郎中林應驄不聽既而遍諸朝臣於金水橋伏哭左順門受杖闕廷越十二日再杖謫戍遼東十八年册立皇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太常

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謚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時廷臣亦多力爭皆不報嘉靖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磐偕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間故摭拾細事

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内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霦䰟彬王瓊甯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貸賂可以通神未嘗不黃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為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鋭黜革御史楊百之忽為訟寃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鋭郤其餽遺令鋭以是免死儀功不録無以示報磐疏言百之憸邪陽為儀

遊説而陰與銳交䦨爲銳再起地百之乃誣磐因請屬
不行挾私行謗吏部尚書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情
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帝
頻興齋醮磐又抗言褭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索諾
木綽爾濟出入豹房内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
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索諾木因供億減小人
伏奈何甫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月無虚日此豈陛
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鍾鼓厮役夤縁冒遷既

經降革乃營求還職濵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巳則濵以遊幸土木濵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疏入報聞戶部主事羅洪載以杖錦衣百戶張瑾下詔獄辭與同官張漢卿張逵葛鳴等請付之法司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婚於七月下旬辭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為在室孫女期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兩拜禮

公主坐受乘夫婦之分亦當革正帝以遺旨格之相見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譖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貪饕博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盗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鍜錬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内死者填獄生者宛號令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

忌屢瀆天聽何為者哉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脉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環立而起隄防潰决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源帝不能從其後奇卒為大厲如璁言帝驛召席書桂萼等璁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兵科都給事中以率衆伏闕再受

杖除名為民卒於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徵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慎刑獄三事深切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同官伏闕諫世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卹宣府軍民以漢卿言併發十三萬於大同屢遷戶科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勅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

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薫皮厰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厰起於馬永成鷹房瓶於谷大用今奪民業為之今馬俊趙霦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霦為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既又乞莊田内官吳勲等請督蘇州織造漢卿皆極諫不納應天諸府大旱帝將蠲淮浙餘鹽及所没産易

銀振之漢卿言易銀緩非發帑金不可帝為發銀十五萬未幾復偕同官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户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内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將安取哉今東南游饑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頻行臣等竊以為不可報聞已又劾席書振濟乖方乞

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驛召為禮部尚書不罪也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爭至是又倡衆伏闕兩受杖斥為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天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名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陳汰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中言天下幅員萬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斂中臣之貢獻為之也比年軍需

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
上供民既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
孝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
受之人君馭下惟賞與罰濫者庸才厮養莫不封侯腰
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
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
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
南寧伯毛良殺其子錦衣掌印指揮朱震等多違縱原

先後論之皆奪職閒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陳萬言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千百戶原抗疏極言請行裁節未幾劾建昌侯張延齡强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蔣輸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雖不盡行權貴皆震慴進戶科右給事中撼門哭再被杖創重卒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請卹於朝不許隆慶元年贈光

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劉瑾既敗大盜蠭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斯藏下獄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世宗即位逾年與郎諸

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芽王即抗疏歷叙武宗時事勸帝戒嗜欲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納焉御史曹嘉素輕險傚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王珪之論房元齡等與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王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為嘉訟請斥王其同官倫

以謀亦助為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為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王亦上疏求去言宗曾等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絶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威屬連逮者數百人王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禄少卿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

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
權倖憚之供億大省世宗即位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即
疏請法祖定制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
歷田野服澣濯衣種蔬宮中毀縷金牀碎水晶漏造觀
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
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
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憸佞則君志素定治
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

二年冬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唐皐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玉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陞美官薛蕙陳相叚續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至公今使人超遷而

羣賢獲罪恐海內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願採忠讜之言消朋比之禍特寬蕙等而聽席書方獻夫辭職除張璁桂萼别任則是非不謬人情悅服忤旨切責未幾有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疏爭大禮居首者余翺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年為御史嘗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蔽罪明年七月與時柯等被杖戍還居戍所十三年皇子生赦還穆宗即位時柯翺皆復官贈時柯光祿少卿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國本未建本公請慎選宗室親賢者正位東宮繫天下望不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營搆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為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于鴆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于先朝帝嘉納

之踰月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出按遼東劾罷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救給事中劉最忤旨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公與同官彭占祺極言遣代非宜報聞明年三月帝欲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為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為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為不經獻帝之靈既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于大

内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慼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其年六月以席書為禮部尚書召張璁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連章言萼首為亂階璁再肆欺罔黄綰黄宗明方獻夫席書連彙接踵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傾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瓘彬之奸流禍不若是酷也不納已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還職當是時争大禮

者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尋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詔用不赴卒

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暨武進知縣咸入覲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

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既欲具蜀秫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居命曰韜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世宗即位名為御史楊廷和等之爭織造也曰韜亦上

言陛下既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害矣既知之而猶不已實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羣小爲政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輩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威福陛下柰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金數萬方得之既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翦與同官胡瓊各抗疏力爭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罪未

幾竟死隆慶初追贈光祿少卿胡瓊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為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韜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再遷郎中始監京倉革胥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内庫奄人例有供餽淮悉絕之公勤廉慎為尚書孫交秦金所重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金與淮

同里為経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申良字延賢高平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山東盜起良豫為戰守具盜至追擊至黄縣俘斬數百人已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良鄉權貴人往來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棐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良讞還之民瓊因嗾奸人誣奏良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入為戶部員外郎與淮俱杖死贈太僕少卿招遠民懷其政繪像祀之

張潔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四川僉事謫臨江通

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貽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外戚末屬尚以奸惡賜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中外皆壯之潔登正德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訟洪罪洪坐削籍潔自廣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贖哈密城即為澤罪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誘潔為

署牒且曰澤所為南宋覆轍也事成當顯擢㴋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不肯署尋進員外郎受杖死

許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工部主事瑜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釋褐即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世宗踐阼起故官疏陳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遜諍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材十事已竟死杖下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

車駕主事進貢中官索舟蹢頷力裁損之中官遣卒譁於部叱左右執之逌去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執私喪三年入為禮部主事末幾杖死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以聖賢自期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殁亦當俎豆其間其立志如此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刑部嘗諫武宗南巡受杖主事余禎字與邦奉新人正德九年進士司務李可登字思善輝縣人弘治末鄉薦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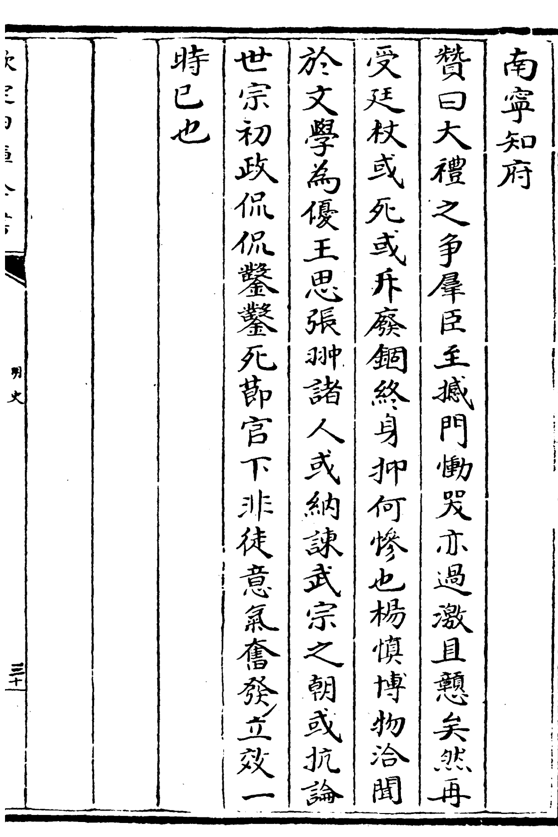
具志戶部主事安璽宛平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刑部主事啟承叙江夏人正德九年進士穆宗嗣位贈建太常少卿滌太僕少卿瑜應奎承叙璽禎光祿少卿可登寺丞

郭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課最入為御史世宗即位請名還直臣舒芬王思黃鞏張衍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劾總兵官撫寧侯朱麟貪懦諂為戒飭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大臣如祖宗

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忤中官不宜逮繫帝怒奪其俸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搒掠殞身或間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䘏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既至下鎮撫獄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先是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學士豐熙等皆以冒觸宸

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霈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為諱宗祀之幸也通政司經歷李繼先亦上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羣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

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者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大小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録卿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寛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録廕帝大怒謫懋四川高縣典吏逾數日而楠疏至帝益怒遂逮治削籍六年春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言量與楠一官得吉水教諭終



南寧知府

贊曰大禮之爭羣臣至撼門慟哭亦過激且戇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戍癈錮終身抑何慘也楊慎博物洽聞於文學為優王思張翀諸人或納諫武宗之朝或抗論世宗初政侃侃鑿鑿死節宮下非徒意氣奮發立效一時已也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考證

楊慎傳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　臣方煒按慎以會試第二人擢廷試第一見獻徵録謹附考

楊慎傳聞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　臣方煒按安銓鳳朝文之亂在嘉靖五年十二月慎以是年正月歸蜀七月返戍故親赴木密也見明陳燭所撰慎年譜

謹附考

王思傳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　臣方煒按思復官後録平宸濠功帶支九品俸又於嘉靖二年癸未充同考官俱見明鄒守益所撰墓志傳未載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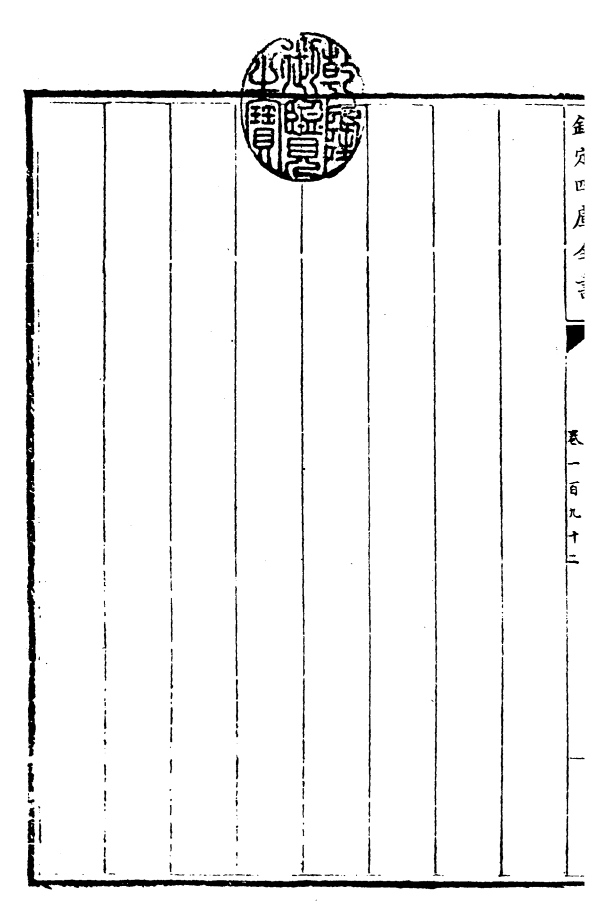
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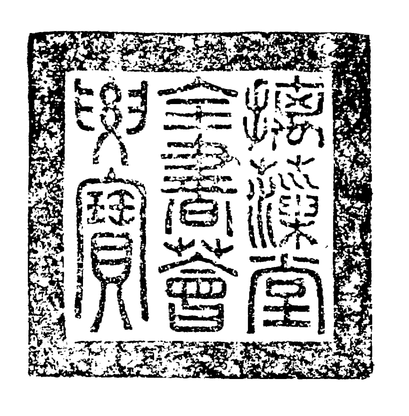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王思傳王相附王相字懋卿　臣方煒按獻徵録載相字懋賢與傳互異謹附考

郭楠傳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

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　臣方煒按

明實録嘉靖三年八月大同巡撫張文錦於城外築五堡議徙鎮兵往戍衆不欲行遂為亂殺叅將賈鑑及文錦繼先所言大同告變葢指此謹附考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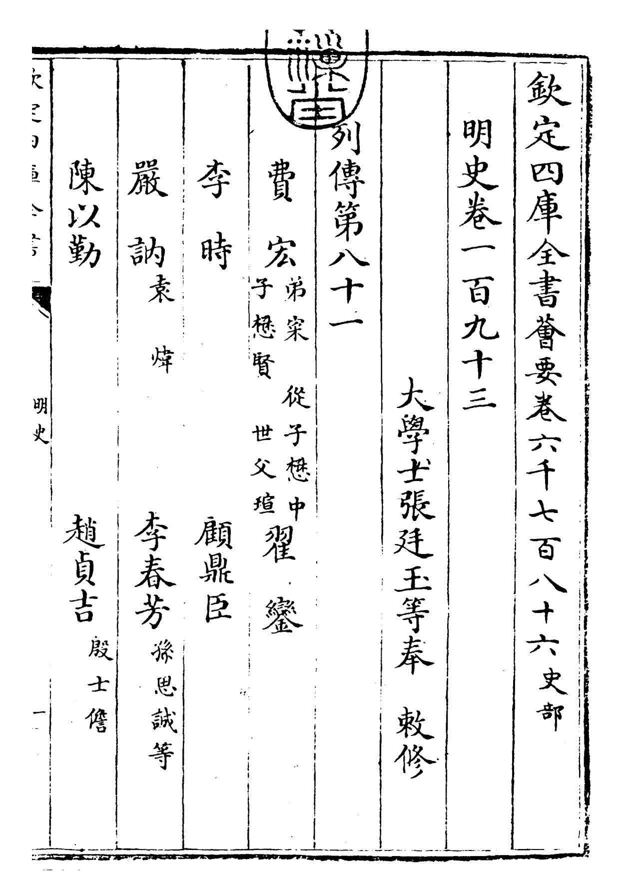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八十六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八十一

費宏 弟寀 從子懋中 子懋賢 世父瑄

翟鑾

李時

顧鼎臣

嚴訥 袁煒

李春芳 孫思誠等

陳以勤

趙貞吉 殷士儋

高儀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弱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遷左贊善直講東宮進左諭德武宗立擢太常少卿兼侍講讀預修孝宗實錄充日講官正德二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五年進尚書帝躭於逸樂早朝日講俱廢宏請勤政務學納諫報聞魯府鄒平王子當漢當襲父爵為弟當涼所奪且數年矣宏因當漢奏辨據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宏不為動明年冬十

二月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倖臣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綵幣及他珍玩拒却之寧慙且恚宸濠謀復護衞屯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宏從弟編修宷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衞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

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寀不當留翰林即指為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并寀致仕寧遣騎伺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益怒會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鎮等訟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作亂率衆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塚毀其家刼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愬於朝下巡撫孫燧按狀始遣兵勦滅宸濠敗言者爭請召宏世宗即位遣行人

即家起宏加少保入輔政宏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事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心協贊數勸帝革武宗獘政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帝不能堪宏頗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為首輔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委任甚至戶部議督正德時逋賦宏偕石珤賈詠請斷自十年以後從之帝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宏等因言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内土地半成莊田内庫

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見原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遽傳旨獲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褒答然不能用也大同兵變張璁請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俱焚不勝彼將據城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覲變而徐圖之事果旋定宏為人和易好推轂後進其於大禮不能強諫亦未嘗附離而是時席書張璁桂蕚用事書弟檢討春故由他曹改

用及武宗實錄成宏議出為僉事書由是憾宏璁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怨帝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也璁萼滋害宏寵萼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靈凌壓朝士帝置不省萼遂與璁毀宏於帝言宏納郎中陳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受尚書鄧璋賕謀起用并及其居鄉事宏上書乞休畧曰萼璁挾私怨

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實錄則怨不為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為教習則又怨蕚璁疑内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禀聖裁非可専擅蕚璁日攘袂搤擥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齮齕祈賜骸骨不允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劫制府部無何又因宏子懋良坐罪下吏攻之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尤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留然終不

以譴璁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汙故大學士廷和等并誣宏宏竟致仕去時六年二月也十月璁遂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內閣閒一歲萼亦入矣十四年萼既前死璁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七月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面諭曰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自是眷遇益厚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數有咨問宏亦竭

誠無隱承璁譽操切之後易以寛和朝士皆慕樂之未幾卒年六十有八帝嗟悼賻䘏加等贈太保謚文憲宏三入内閣佐两朝殆十年中遭讒搆訖以功名終其自少保入也弟寀為賛善從子懋中由進士及第為編修宏長子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竝列禁近寀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謚文通懋中終湖廣提學副使懋賢歷兵部郎中宏世父瑄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時為兵部員外郎貴州廵撫謝景總兵官吳經等奏爛土苗反僭

稱王乞發大軍征討以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令瑄與御史鄧庠往按白苗無反狀撫定之劾彔經及鎮守中官張成罪遷貴州叅議以終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曾祖為錦衣衛校尉因家京師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劉瑾改翰林於他曹以鑾為刑部主事瑾敗復官進侍讀嘉靖中累遷禮部右侍郎六年春廷推閣臣帝意在張孚敬弗與命再推乃及鑾中貴人多譽鑾者帝遂踰次用之

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帝不許命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直文淵閣尋賜銀章曰清謹學士鑾初入閣一清謝遷輔政既而孚敬與桂萼入鑾皆謹事之孚敬萼皆以所賜銀章密封言事鑾獨無所言詰之則頓首謝曰陛下明聖臣將順不暇何獻替之有帝心愛之一清萼孚敬先後罷鑾留獨秉政者兩月其後李時方獻夫入位皆居鑾上鑾亦無所怫帝數召時鑾入見嘗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産當乎時鑾皆北

人與中貴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鑾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殺何所不可帝卒從重擬丁生母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會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十八年二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諸邊文武將吏咸受節制且齎帑金五十萬犒邊軍東西往返三萬餘里明年春入京遂

命以原官入閣在大同與總督毛伯温議築長堡過甘肅與總督劉天和議拓嘉峪關皆受廕叙二十一年言罷鑾為首輔時已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進少傅謹身殿嚴嵩初入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嵩下而嵩終惡鑾不能容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吏部尚書許讚亦發鑾請屬私書帝皆不問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二十三年進士嵩遂屬給事中王交王堯日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引西

苑入直自解帝益怒勒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編修彭鳳歐陽𣈶為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壁及鄉試主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麒詔獄並杖六十褫其官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邊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恒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事竣歸裝千輛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又為其子所累訖不復振踰三年卒年七十穆宗即位復官謚文懿

李時字宗易任邱人父棨進士萊州知府時舉弘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歷侍讀右諭德世宗嗣位為講官尋遷侍讀學士嘉靖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俄以憂歸服除為户部右侍郎復改禮部尋代方獻夫為尚書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狄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章成一朝制作張孚敬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所建諸典禮咸他人發端而時傅會成之或廷議不合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以故帝愛其恭順四方上

嘉瑞輒拜疏請賀帝謙讓時必再請由是益以時爲忠
賜銀章曰忠敏安愼俾密封言事久而失之請罪帝再
賜焉十年七月四郊成加太子太保雷震午門彗星見
東井時請勅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陳利害興革帝以建
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光祿寺厨役王福錦衣衛千戶
陳昇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時等力陳不可巡檢徐震奏
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遂議改州爲承天府其
秋桂萼卒命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張孚敬

已罷翟鑾獨相時後入以宫保官尊反居鑾上兩人皆
謙遜無齟齬帝御無逸殿召時坐講無逸篇鑾講豳風
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
豳風亭賜宴自是數召見諮謀政務明年春孚敬還内
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未幾方獻夫入與時亦
相得彗星復出帝召見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
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静惜人才慎刑獄三事頗
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

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馮恩先後劾吏部尚書汪鋐觸帝怒時皆爲論救十二年孚敬復入鑾以憂去獻夫致仕時隨孚敬後拱手唯諾而已以故孚敬安之孚敬謝政費宏再入未幾卒時遂獨相時素寛平至是益鎮以安靜帝亦恒召對便殿接膝咨詢時雖無大匡救而議論恒本忠厚廷論咸以時爲賢客星見天棓旁帝問所主事應對曰事應之説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修德以弭之帝稱善扈蹕謁陵道沙河帝見居民蕭索愴

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為置戍焉屢加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少責辱始終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十二月卒官贈太傅謚文康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正德初再遷左諭德嘉靖初直經筵進講范浚心箴敷陳剴切帝悅乃自為註釋而鼎臣特受眷累官詹事給事中劉世揚李仁劾鼎臣汙佞帝下世揚等獄以鼎臣救得薄譴拜禮部右侍郎帝好長生術內殿設齋醮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

大同軍變張孚敬主用兵鼎臣言不可帝嘉納十三年孟冬享廟命鼎臣及侍郎霍韜捧主二人有期功服當辭乃上言古禮諸侯絕期令公卿即古諸侯請得毋避禮部尚書夏言極詆其非乃已尋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京師淫雨四方多水災鼎臣請振饑弭盜報可十七年八月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初李時為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時卒言當國專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為充位而

已帝將南廵立皇太子命言扈行鼎臣輔太子監國御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為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聯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承學詔獄鼎臣不問

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康鼎臣官侍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為飭撫按廵撫歐陽鐸釐定之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為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嚴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鄉試以主司試錄觸忌一榜皆不得會試嘉靖二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三吳數中倭患歲復大侵民死徙幾半有司徵斂益急訥疏陳民困請蠲貸帝得疏感動報如其請尋與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詞超受翰林學士歷太常少卿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學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詞皆稱旨禮部尚書郭朴遷吏部遂以訥代之朴遭父喪復代為吏部尚書嚴嵩當國吏道汙雜嵩敗朴典銓猶未

能盡變訥雅意自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慎擇曹郎務抑奔競振淹滯又以資格太拘人才不能盡倣先朝三途並用法州縣吏政績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尋錄供奉勞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袁煒罷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銓政帝齋居西苑侍臣直廬咸在苑中訥晨出理部事暮宿直廬供奉青詞小心謹畏至成疾久不愈其年冬十一月遂乞歸踰年世宗崩遂

不復出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潔餐孝養人以為榮
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掌銓二年
適華亭當國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
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贈
少保謚文清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
一殿試第三授編修煒性行不羈為御史包孝所劾帝
宥不罪進侍讀久之簡直西苑撰青詞最稱旨三十五
年閣臣推修撰全元立掌南京翰林院帝特用煒煒疏

辭願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煒侍講學士甫兩月手
詔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
三十九年復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進左侍郎明年二
月調吏部兼官供奉如故踰月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
有也先是二月朔日食微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
吴山不從得譴去帝聞煒言善之遂以代山及七月朔
又日食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

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爍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典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四十四年春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謚文榮煒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成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悦其詭詞媚上多類

此以故帝急枋用之恩賜稠疊他人莫敢望自嘉靖中年帝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朴及煒為青詞宰相而煒貴倨鮮洪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之與階同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稿煒竄改殆盡不以讓階諸學士不平階第曰任之而已其後煒死階亦盡竄改之煒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稍不當意輒肆詆誚館閣士出其門者斥辱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惡之

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第一除修撰簡入西苑撰青詞大被帝眷與侍讀嚴訥超擢翰林學士尋遷太常少卿拜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直西苑如故佐理部事進左侍郎轉吏部代訥為禮部尚書時宗室蕃衍歲祿若不繼春芳考故事為書上之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為之制帝嘉之賜名宗藩條例尋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兼武英殿大學士與訥並參機務世宗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

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春芳恭慎不以勢凌人居政府持論平不事操切時人比之李時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潔過之時徐階為首輔得君甚春芳每事必推階階亦雅重之隆慶元年春有詔修翔鳳樓春芳曰上新即位而遽興土木可乎事遂止齊康之劾徐階也語侵春芳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階為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時同列者陳以勤張居正以勤端謹而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始階以人

言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既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諳達款塞求封春芳偕拱居正即帝前決之會貞吉為拱逐拱益張修陷故怨春芳甞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時春芳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殿度拱輩終不容已兩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

春芳求去益力賜勅乘傳遣官護行有司給夫廩如故事閲一歲拱復為居正所擠幾不免而春芳歸父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為樂鄉里艷之父母歿數年乃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孫思誠天啟六年官禮部尚書尋罷崇禎初坐頌璫閒住思誠孫清字映碧崇禎四年進士由寧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熊文燦撫張獻忠清論其失策以久旱請寛刑忤旨貶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憂歸起吏科給事中俄出封淮府國變得不與福王

時請追謚開國名臣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於是李善長等十四人陸震等十四人左光等九人並得以謚春芳曾孫信廣東平和知縣城破與二子泓遠淑遠同時死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遷修撰進洗馬時東宫位號未定羣小多搆釁世宗於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常祿外例有給賜王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

以千金賄嚴世蕃世蕃喜以屬戶部得并給三歲資然
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語以勤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
感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為謔語以勤正色曰國本默定
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
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
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
乃安為講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晦匿王嘗書忠貞
二字賜之父喪除還為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進太常卿

領國子監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穆
宗即位以勤自以潛邸舊臣條上謹始十事曰定志保
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攬權
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隆慶元年春擢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
殿穆宗朝講希御政無所裁決近倖多緣内降得厚恩
以勤請勵精修政帝心動欲有所舉措卒為内侍所阻
疏亦留中四年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酌久任

治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掌吏部惡所言侵已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贓吏一事而已初以勤之入閣也徐階為首輔而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亦無私人竟階與拱去無訾及之者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為解恐終不為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勅馳傳歸詔其子編修于

陛侍行後二年拱被逐倉皇出國門歎曰南充哲人也以勤歸十年年七十復頒上方銀幣命于陛馳歸賜之且勅有司存問又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于陛別有傳

趙貞吉字孟静内江人六歲日誦書一卷及長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舉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方士初進用貞吉請求貞儒賛大業執政不懌因請急歸還朝遷中允掌司業事諳達薄都城謾書求貢詔百官廷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

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為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時帝遣中使瞯廷臣日中莫發一語聞貞吉言心壯之諭嚴嵩曰貞吉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耳𠰻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

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貞吉復叱之嵩大恨及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尚文東游說下之詔獄杖於廷謫荔波典史稍遷徽州通判進南京吏部主事四十年遷至戶部右侍郎廷議遣大臣赴薊州督餉練兵嵩欲用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督餉者督京運乎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

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即十戸侍出何益練兵嵩
怫然罷會嵩請告吏部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出益
怒令都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南京而改用僉都御
史霍兾益又言督餉戸部專職令貞吉與左侍郎劉大
賓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於是二人皆奪官隆慶初
起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學祭酒胡杰適論
罷以貞吉攝事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
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尋遷南京禮

部尚書既行帝念之仍留直講三年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参預機務貞吉入謝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會寇入大同總兵官趙岢失事總督陳其學反以捷聞為御史燕如宦所發貞吉欲置重罰兵部尚書霍冀僅議貶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不許俄加太子太保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令以一人

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獘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為總理報可初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帝已留冀冀以鎔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留貞吉褫冀官其後營制屢更未踰年即復其

舊貞吉亦不能爭也諳達款塞求封貞吉力贊其議先是高拱再入閣即掌吏部貞吉言於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貞吉與同事上言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覈言官并及陞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謇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

厚以觧於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
為憾也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横考察時有私
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
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
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横也已
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内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
疏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部權如故貞吉學博才高
然好剛使氣動與物迕九列大臣或名呼之人亦以是

多怨高拱張居正名輩出貞吉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好勝不相下竟齟齬而去萬歷十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殷士儋字正甫歴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凡闗君德治道輒危言激論王為動色遷右賛善進洗馬直論如故隆慶元年擢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右侍郎未幾改吏部明年春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其冬還理部事四年正月朔望日月俱食士儋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内外

臣工講求民瘼報聞以嶲恩進太子太保時寒暑皆罷講士儋請如故事四時無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嘉納之始世宗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後以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以旁繼嘉靖末肅懷王甍無子其大母定王妃請以輔國將軍縉熿嗣禮部議縉熿實懷王從叔不可承祧詔許以將軍攝府事及帝即位王妃復請前尚書髙儀執不可縉熿重賄中官屬宗人為奏祈必得士儋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

無以鎮之遂許繒熸嗣士儋爭曰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且請別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毋遂私請壞條例而帝意堅不可奪士儋乃請封為郡王諸宗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故事郊畢舉慶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禮久廢帝即位三載猶未舉行士儋始考定舊儀行之十一月命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儀諳達封事成進少保改武英殿始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並為裕邸僚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尚書不能無望拱素

善張四維欲引共政而惡士儋不親已不為援士儋遂
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以故怨拱及四維四維父
擅鹽利為御史郜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之拱
四維疑出士儋指益相搆御史趙應龍遂劾士儋進由
陳洪不可以叅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
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亦疑出拱指故事給事
中朔望當入閣會揖士儋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
自可耳毋為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儋勃然起詬拱曰

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為四維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敺之居正從旁解亦誶而對御史侯居良復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乃賜道里費乘傳歸有司給廩隸如故事家居十一年卒時居正垂沒四維為政怨士儋贈太保謚文通久之改謚文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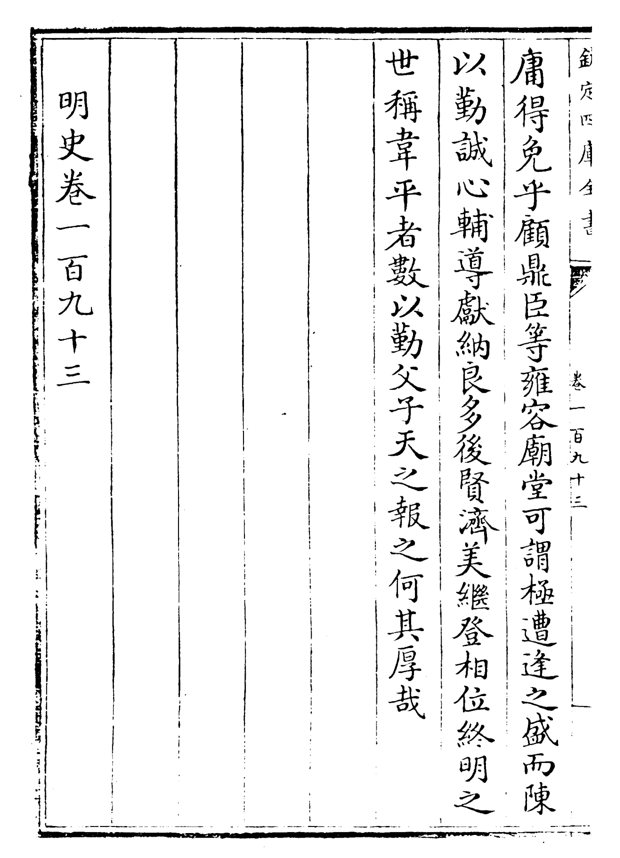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召為太常卿掌國子監

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代高拱為禮部尚書穆宗即位諸大典禮皆儀所酌定世宗遺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諸禮悉稽祖制更定儀乃會廷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既祭先農不當復祈穀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祀當廢孝潔皇后當祔廟别祀孝烈於他所帝皆報可既而中官李芳復請天地合祀如洪武制御史張檟請易皇極諸殿名盡復其舊儀皆持不可帝踐阼四月未召對大臣儀屢請

隆慶二年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儀偕僚屬諫閣臣亦以為言乃親祀如禮慶府輔國將軍縉熿請襲王爵儀執不從太子生七齡儀疏請出閣帝命待十齡行之詔取光禄銀二十萬兩儀力爭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濫員儀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奏供事乏缺儀堅持不可掌禮部四年每歲暮類奏四方災異遇事秉禮循法居職甚稱引疾章六上卒見留會御史傅寵以先帝時撰文叩壇事劾儀儀四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

歸二年用高拱薦命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六年四月詔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踰月帝崩預顧命及拱為張居正所逐儀已病太息而已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儀性簡靜寡嗜慾室無妾媵舊廬燬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

贊曰費宏等皆起家文學致位宰相宏却錢寧拒宸濠忤張桂再躓再起終亦無損清譽李時翟鑾皆負才望而鑾晚節不振貞吉負氣自高然處傾軋之勢即委蛇



庸得免乎顧鼎臣等雍容廟堂可謂極遭逢之盛而陳以勤誠心輔導獻納良多後賢濟美繼登相位終明之世稱韋平者數以勤父子天之報之何其厚哉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費宏傳宸濠眈言者爭請召宏　臣方煒按宸濠初叛時遣數十騎𨘢廣信欲害宏至進源為劉源清所殺宏得免見獻徵録傳未載謹附考

翟鑾傳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　臣方煒按是時鑾以巡邊功録一子錦衣千户一子中書舍人見王世貞別集傳未詳載謹附考

李時傳十年七月四郊成　臣方煒按明史禮志明初天地合祭至嘉靖九年始定南北郊之制而東西郊朝日夕月之壇亦重建傳作十年蓋史建之議始自九年而成於十年耳謹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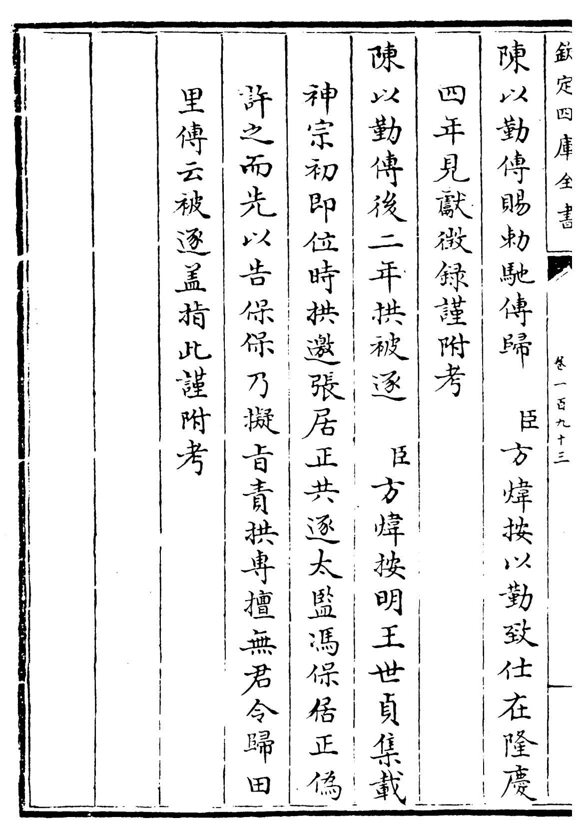
李時傳帝退御豳風亭賜宴　臣方煒按宴儒臣豳風亭乃是年九月事見明實録謹附考

顧鼎臣傳帝悅乃自為註釋　臣方煒按是時嘉靖又註視聽言動四箴并製敬一箴令天下學校翰林國

子監立碑鐫刻見獻徵録謹附考

李春芳傳尋遷太常少卿　臣方煒按春芳官太常時即賜一品服以其隨侍齋壇也見王錫爵所撰行狀謹附考

李春芳傳齊康之劾徐階也　臣方煒按王世貞所撰高拱傳拱故與階不相能至是鉤得其子居鄉請托事囑門生齊康上之階乃上疏求去穆宗為之諭齊康于外傳未叙及謹附考



陳以勤傳賜勅馳傳歸　臣方煒按以勤致仕在隆慶四年見獻徵録謹附考

陳以勤傳後二年拱被逐　臣方煒按明王世貞集載神宗初即位時拱邀張居正共逐太監馮保居正僞許之而先以告保保乃擬旨責拱專擅無君令歸田里傳云被逐蓋指此謹附考